

「數一數拓荒的脚步」序

呂秀蓮

是民國六十年十月間的事，我的一篇題為「傳統的男女社會角色」長文在聯合副刊連載，由於它的連載，遂導致了其後一連串的應邀演講與撰稿——以及「新女性主義」在臺灣社會的脫穎而出。

一年以後，也是十月間的事，由於我的另篇長文「從鍾肇鵬殺妻談起」在中國時報人間版刊出，我乃應邀參與人間版方塊的行列，先以「池畔風」為名，終於以「拓荒者」定了型。

關於前者，我寫了本「新女性主義」，由幼獅月刊社出版，後者，書評書目社出版的「尋找另一扇窗」便是我的早期方塊選輯。

六十四年春，我應亞洲協會邀請赴美國考察婦運工作，八個月後繞道日、韓返臺。這趟旅程於我個人，固是天涯舊夢的重溫，就整個婦女問題而言，則是歷史意味十足的觀摩與學習。因為——

繼一九一〇年三月八日被公訂為國際婦女節之後一甲子有餘，一九七五年復經聯合國宣佈為國際婦女年。

而我恭逢其盛，耳濡目染了舉世喧囂的活動之餘，自然亟亟乎「不如歸去」！於是束裝歸來。

毅然辭卸原任的公職與教職之後，我準備以無事一身輕的心態重振旗鼓，在諸多計劃之中，當務之急自然是對過去三年多的努力予以回顧與批判了。

而在回顧與批判的當兒，我發現別人眼光反爍出來的，或許比自己腦子所想，嘴巴所講的還更值得玩味。當然，在接受別人的眼光之前，嚴肅而坦摯地自我剖析一下，或更有助於問題的廓清。

於是我就決定除了描述自己的拓荒心路歷程外，也將讀者的來鴻以及見諸報章雜誌的有關文章呈現出來，在我尚無力從事大規模的問卷調查前，我以為這不失為洞悉社會羣相的方法之一；當大多數人都習慣於保持緘默時，有人有所表示——無論善意或惡意，總是彌足珍貴的。

在技術上，容我做如下的說明：

①幾年來我若隱若現地與公眾會面，因此外界頗有人對我猜疑、誤解，為示誠真，我很坦率地做了許多一般人或不願為的「現身說法」，但願讀者也能還報我以同等的真誠和坦率。

②由於時日的久遠，想逐一徵求發信人的同意，事實上有困難，不得已，對於心存不恭或意在反對的朋友，我只好一概略去他們的大名，如果附有真姓大名的話。

③搜羅於本書之中的，只是我手邊存留的而已，而且原則上，以讀者的第一封來信為限。大部份信件已在編輯第一冊時因引用而毀棄，部份則因數次搬遷而失落了。

④在儘量存真的原則之下，經選錄於本書內的來信，除有顯著錯別字或敘述到其它與本書無關之事經刪略外，一概照原文登載，從而文責恕不承負。

本書最後引錄，見諸報端雜誌而與新女性主義相關的文章，只是為我所知悉且手邊恰巧存留剪報的，事實上對我或者新女性主義的評論不止於此，假如讀者朋友們有以惠示我，實在感激之至！

就這樣，這本書和您見面了；書名叫：

「數一數拓荒的脚步」。

我把它獻給愛我，也為我所愛的人。